

以理性看待  
独立书店的生生灭灭

□韦力

这些年来,我陆续读过多篇绿茶写的书游记。去年绿茶兄打算把他十几年来所写的书游记集结,命我写篇序言,于是我东拉西扯一番,既谈到书店的起源,也谈到我与茶兄的交往细节,但今日得见此书时,我的“大序”竟然仅出现了短短的几行半而已,我的文章一向以又臭又长著称,我怎么可能写这么短的序?于是我很魔幻地浏览了这篇序言,当时绿茶正忙着回答记者采访,我没办法向他印证,是不是嫌我的序太长,所以斩首去尾才剩下这短短的几行。但是接着翻下去,正文第一篇竟然是署名韦力的《书痴书游记》,该文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,对嘛,这才是韦力风格,这时我方明白,本书的“大序”就是出自这篇《书痴书游记》,这篇文章才是我为绿茶新作贡献的序言,被他一菜两吃,弄成了此般模样,也显得我高大上了许多。

有意思的是,绿茶不但在他的文章里写批语,在我的“大序”中同样有批语。我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:

与绿茶兄交往有年,对他了解得越多,越让我感慨,他是一位骨灰级的爱书人。我曾从他写的一篇文章中了解到,他在上大学时,就到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去打工,这家书店当年可是京城三大独立书店之一,在全国都赫赫有名。该书店开业不久,我就跑到那里去买书,当时结账处会发给购书人一张小卡片,每次购书的金额都会填写在上面,达到一定额度就有优惠折扣,我记得折扣从98折开始,购书多次后,我的折扣涨到了95折,据说最高能够达到9折,这是我当年向往的目标。那时我并不知道,绿茶已经在风入松书店兼职,如果当时认识他,不知道折扣是否能高一些。

绿茶在这段的最后一句下面画了一长串小圈,然后批注说:“店员可享八五折哦!”二十余年前,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折扣。虽然只是一些书的折扣,却反映了书籍史的巨变,而这也正是绿茶这部新作的价值所在。

其实爱书人都有转书店的嗜好,即使网购风行,也阻挡不了爱书人流连于书店。我也有转书店之好,此前写过一些关于旧书店的文章,然我之所写,乃是寻常的写法:一篇写一家店,钩沉历史,讲述沿革,叙述当今,如此而已。绿茶写书店却能另辟蹊径,由点到面,有计划地把一个一个的书店,犹如散落的珍珠般串成项链,叙述简洁精准,还会同时谈到书店之间的地理联系。

例如本书中的北京书游记,虽然仅是叙述北京一地的书店,他却梳理出五条经典的北京书店路线,然后他带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人或步行、或骑车,按照线路一一探访。探访之前绿茶先画出行进路线图,此图的绘制方式独具绿茶特色:既有平面也有立体,构图简单色彩斑斓,这让我想到了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联络图,座山雕为那张联络图朝思暮想,那句唱词深入我心,不清楚绿茶带领众人按图寻访书店时,会不会人手发一份,或者原作在他手中,别人得到的都是复印件。

绿茶没有邀请过我参加他的书游活动,但我还是掺和了两次。一是几年前跟他前往青岛参加活动,因为几个活动场地都是在书店内进行,我得以目睹他是如何在书店中小站片刻。第二次则是缘于我参加了他跟杨早、邱小石在读易洞举办的读书分享活动。据说后来绿茶在那里搞新书评选,为了争取选票,他“雅贿评委”,承诺众人若评上某部书的话,他会命韦力带领众人参观故宫里的几个藏书之所。生米煮成熟饭后,绿茶命我兑现他的承诺,我只好麻烦相关朋友约定日期后,带领众人做了故宫半日游。可见绿茶为了实现他的书游记,可谓不择手段。

而今翻阅他的这部新作,在书内看到了许多熟悉的照片,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书店我未曾“光临”过。看着照片,读他所写之文,有如过屠门而大嚼。本书末尾附有他写的与书店有关的另外两篇文章,从中可以窥得他对书店的情感与理性,他既能沉湎于其中,也能抽脱出来,以理性看待独立书店的生生灭灭,经他笔端记录下一些书店在活着时的状况,同时也能让人看到是哪些书店活得长久,也许研究者能从中品味出些什么来,而对于我这等老书虫,沉湎于其中的感受也就够了。

《如果没有书店》,绿茶著绘,上海三联书店,2021年4月。

447

《赤壁赋》里最深刻、最有哲理的话,我想应该是:“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”这是时间的辩证法。

借用东坡的思路,我想说:就“变者”来说,就外在的方面来说,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、对技术的运用来说,我们跟古人是完全不同了;但就“不变者”来说,就内在的方面来说,就我们对生命的感受、对自我的体会来说,我们跟古人也没有多少不同。方生方死,或喜或悲,何曾有古今之异?这是生活的辩证法。

448

在现代科学里,宇宙物理学是非常前沿的,但我有点怀疑,这个领域保留了最多的古典思维,最多的玄学。今之视昔,古人对宇宙的思考是幼稚的,但后之视今,我们只怕也同样幼稚吧。

人人都想知道宇宙的起源。从心理需求来说,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创世说,作为上帝创世说的替代品。我们放弃了创世者的假设,但我们依然需要一个创世的神话。

449

有一种为《归来》辩护的说辞:年轻人对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八三



新书快递

天下英雄谁敌手

刘勃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这是“刘勃说书”系列的第二部。三国还未归晋,曹刘已成传说。故事流传千年,方有《三国演义》。解读三国的常见套路,是用史料纠错演义;本书反其道而行之,探究史实如何被大众审美和文人趣味塑造成型——犹如看见两位美人,是如何一步步化妆乃至整容的——这无疑是极有趣的。

伊西德罗·帕罗迪的六个谜题

[阿根廷]博尔赫斯、卡萨雷斯著 刘京胜译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是两位阿根廷作家以奥诺里奥·布斯托斯·多梅克为笔名合作撰写的侦探小说。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这一门类情有独钟,试图打破侦探能力的局限,创造出了“第一个被囚禁的侦探”——伊西德罗·帕罗迪。他蒙冤入狱,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的二七三年房里破解了六个匪夷所思的谜案。小说讲述的六个谜案分别戏仿了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《失窃的信》等侦探小说史上的经典设定,向它们一一致敬之余又加入反转变化,使故事充满了智性的乐趣和人性的色调。本书从来没有在国内翻译出版,这次是首次推出。译稿忠实流畅,很好地反映了原文的面貌。



鸟鸣时节:英国鸟类年记

[英]布雷特·韦斯特伍德、斯蒂芬·莫斯著 朱磊等译  
译林出版社

本书按月份排序,用优美、灵动的文笔依次介绍了一年当中有代表性的247种鸟类,其中200种在中国也有分布。它鼓励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聆听四季之歌,重建与自然的联系。作者用优美而通俗的科学语言描述鸟类的外形与生活史,以饱含诗意的文字记录生态环境的变迁,每个篇章都是凝练而优美的散文。

迷人怪物:德古拉、爱丽丝、超人等文学友人

[加]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著 徐楠译  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描述和分析了伴随无数人成长的经典文学与影视、童话故事及民间传说中的不朽形象,比如小红帽、爱丽丝、德古拉、睡美人、超人、鲁滨孙、卡西莫多、约伯等的历史演变,以及对他人生的影响。作者一生以书为伴,他将书中人物当作良师益友,与他们一同成长、经历,共同思考。在作者看来,书籍关涉的是永恒的人生议题,书中所谓的“怪物”教会了他处世之道、教会了他对爱与真理的坚持。全书由一篇篇短小精悍的随笔构成,充满新奇有趣的思考,并配有作者所作黑白插图,图文并茂。

反读书记(一五四)

□胡文辉

故事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,自然就无法产生共鸣。我以为这样的说辞甚为可笑。

相对于学术性的历史书写,故事(包括小说和影视作品)的优势,就在于通过人物、情节以及情境的营造,让受众更易于理解历史,更易于进入历史。如果要先熟悉那些历史,才能理解表现那些历史的故事,那么还要故事做什么呢?一个不能让人对其历史产生感动的故事,一个只能让熟悉其历史的人产生感动的故事,必定不是一个好的故事。

若只有亲历过浩劫的人才能对《归来》产生共鸣,那么,《归来》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?只属于一代人的电影,不可能是好电影。

“金榜题名  
洞房时”(一)

□钱之俊

1935年4月初,钱锺书在南京参加了中央庚款会第三届留英公费生考试,其以第一名身份考取英国文学专业(只招一名)。去年今日,其正与情人杨季康相会北平,未知明年又处何地,于是写出“两岁两京作寒食,明年何处度清明”的诗句来。但总归也是“金榜题名”,何其春风得意也。

钱锺书将是年8月远赴英伦牛津大学求学,是等不及杨季康的研究生毕业了。时间上,杨季康应该在1936年毕业,但她决定与钱锺书一起走,自费去留学,先在清华办理休学。这学期,杨季康只有朱自清的《散文》和温德的《纪德研究》两门课需大考,但要结束课程还需通融提前考测。

朱自清让杨季康以一篇小说代替大考,即后来被朱自清投到《大公报》发表的小说《璐璐》。温德处,杨季康要交一篇《读纪德心得》,她赶写寄出,结果温德并未收到,后来也就没给她学分。——杨季康哪里还在乎这个,和心上人比翼双飞,才是“正事”。

在出国之前,钱锺书与杨季康要完成彼此人生的一件大事——完婚。婚期定在1935年7月13日(乙亥六月十三日),拟午于苏州杨家举行新式婚礼,晚于无锡钱家举行旧式成亲仪式。

完婚前几日,苏州庙堂巷杨府就已张灯结彩,装点一新,还把家藏的名贵书画拿出来供宾客欣赏。7月11日晚,杨家还给杨季康摆了一桌“小姐宴”,也就是父母亲摆一桌酒请女儿,与其告别。女儿的姊妹、女戚、女伴参加,父母亲并不在座。离别在即,从此嫁为人妇——这场酒父母哪里吃得下去呢?

按杨季康的回忆,他们的婚礼是在苏州杨家大厅举行的。但笔者的理解是,钱家应该是去苏州迎亲的,只不过按照杨家的要求,举行了一个仪式。钱基博亲自带着儿子钱锺书、三子钱锺英和女儿钱锺霞来到杨家迎亲。在庙堂巷杨家举行的仪式,走的是西式程序,当时江苏人所说的“文明结婚”。这符合留过洋见过洋场面的老圃先生的个性。

老圃先生自主婚,张一麝(仲仁)证婚。杨季康七妹杨柁为伴娘,孙令衡做伴郎,还有一对提花篮的女孩,一个提婚纱男孩。当时还演奏了《结婚进行曲》,在乐曲声中,新郎新娘相对行三鞠躬礼,交换戒指,伴郎伴娘代新人在结婚证书上盖印章。杨家还请来摄影师,为新郎新娘拍照,为新人与家长、来宾拍照。

因为天气太热,照片并不好看。杨季康晚年回忆:“结婚穿黑色礼服,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,不是别人,正是锺书自己。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。我们的结婚照上,新人、伴娘、提花篮的女孩子、提纱的男孩子,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。”(杨绛: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,第8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)她后来在自拟的“大事记”中又提到:“礼毕,我家请照相馆摄影师为新人摄影;新人等立大厅前廊下,摄影师立烈日中,因光线不合适,照片上每个人都像刚被拿获的犯人。”(《杨绛全集》,第9卷,第468页)